

# 那些关于人与大海的故事

## ——谈王月鹏《海上书》中的心性现实主义

白安炜

《海上书》是烟台作家王月鹏以胶东半岛为背景创作的散文集，集合着这片土地上人与人、人与海的故事，审视着城市化进程中人与人、人与海的关系。王月鹏的文字背后，蕴含着浓厚的心性现实主义色彩，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王一川在《中国文艺评论》2022年第4期中曾阐释心性现实主义的内涵——“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看法很多，这里还是集中为以心性智慧为代表的倚靠个体心性修为去化解人生问题的思维方式，如仁厚、仁义、中和、和合、友善、慈悲、知行合一等。”王月鹏用这种描写方式反映胶东半岛人与人、人与海关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传播着丰富的中式海洋文化故事和所埋藏的人文精神、先人智慧。

人们了解和爱护这片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尊重其他物种的生长规律，才能谈和谐共生，才能实现人与环境的“细水长流”，自然才会馈赠人类。王月鹏关注到人与自然的整体性，认识到生态保护的长期性和必要性。在《海事》一文中，作者这样写道：

“初旺渔村附近海域的大对虾，无论产量还是质量，都曾远近闻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村人用海边篓子就可以捞到十多斤虾。小船出海，撒三网，即可满载而归。那时渔民通过抓阄，决定在海里捕捞的位置，不逾矩，不乱来，凡事皆有规则。如今，产卵期的虾，渔民也不肯放过。”

《逸周书·大聚篇》记载，大禹在任时曾颁发了一条禁令：“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可见古人懂得敬畏和节制。在《海事》中，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渔民继承了节制与保护的优良传统，有利于促进可持续发展，保护渔业资源。而当今渔民连产卵期的虾也不放过。王月鹏用两段时间对渔民的行为进行对照，看似平铺直叙，实则心怀忧思。他渴望能用文字来警醒这些“海的儿女”们，呼唤“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的观念在当代渔民心性中的吸收和继承。这也印证了王月鹏在后记《海，与人海》中写的——“对‘海’的书写，于我而言其实只是一个缺口，这本书企望由此切开和抵达的，是茫茫的‘人海’”。

《海上书》中的“海”不单指自然之海，

还与“人海”纠结在一起。王月鹏将个体放置在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中，目的是更清晰地呈现个体的身份和所作所为。《海上书》中“人海”故事蕴藉的心性智慧在当代社会有阵阵回响。在《老人与海及其他》一文中，作者这样写道：

“他已经八十八岁了。岁月在他身上的留痕，就是看不出岁月的痕迹，所有遭遇在他看来都是命定的一部分，他讲述它们，那么平静和安详，即使是那些曾经的汹涌波澜，也被他内心的力量平息了。这个老人，他知道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该如何面对生命。这个老人此刻正在温和地回忆当年的惊涛骇浪，他说到了自己的软弱和恐惧，说到了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活命。人再有力量，也是没法战胜大海的。”

与海明威《老人与海》中传达的“人可以被消灭，但不能被打败”的理念不同，王月鹏笔下的胶东版“老船长”用中国式的生存智慧回顾自己所经历的“惊涛骇浪”：他对人与自然力量的悬殊有着明确而清晰的认知，对自己的人生有着达观而随性的洒脱；在面对惊涛骇浪之时保持对求生的渴望和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在晚年回想起这段经历之时平静淡然，不将自己在外人看来“传奇”的努力作为谈资夸夸其谈，也不将这条鲨鱼被意外捕获的过程抹上神秘的色彩。这位拥有如此淡泊与豁达之生命体悟的老船长，其内心深处沃壤深植的智慧之“木”正是他在出海的不探索索辅以先人豁达开放的心性浇灌和传承而就的。王月鹏将这种淡泊从容、坚持事件真实底色的心性呈现在世人面前，也将这份真实与准确贯穿创作始终。

王月鹏穿梭在茫茫“人海”之中，面对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他观察着，寻觅着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坚守与宁静，在《石帆》一文中，有这样一位钓者：

“他什么也没说，但他却告诉了我这世间真正重要的东西，无论什么样的天气，不管他人如何围观和言说，永远专注于自己该做的事，成为你自己。我敬重这样的人，心向往之。每个人的内心其实都保留了这样一个背影，无论他多么忙碌和热闹，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当他远离人群，他会从钓者的背影中看到自己的脸。”

不待于外物是心性，它让人享受内心独有的宁静和平和；专注于眼下之事亦是

心性，它让人明确由何而来去往何方。王月鹏笔下的这位钓者只专注于眼前的钓竿，对于这份不确定的追求有自己的坚守，正是“举世誉之不加劝，举世非之不加沮”内心智慧的写实。读到《海上书》中的钓者，不由得想起王月鹏曾在早年关于现代人生活与心性的书写，他看到“是速度，让一条路变得恍惚，让最真实的生活变得虚幻，让一个人在追逐中迷失了自己，让家成为‘在路上’的驿站，让故乡永远成为故乡。”（《葡萄园独白》）这无疑对于现代社会众多奔波在“三点一线”式人们的真实的内心写照。文字背后，呼唤的是“乘物以游心”“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心性智慧与人生境界。坚守与宁静的心性流淌在字里行间清濯碧净，本真与寻我的渴望顶在胸腔呼之欲出。王月鹏的文字犹如透过云霄的皎月，将清辉洒在人们内心最深处，照亮行人辽阔却时而为浮云遮蔽的坦途，又如矗立在时间涯角的智者，裹挟着千年的仆仆风尘虔诚地吟哦着心性智慧。

王月鹏坚守在桌案前，静聆自己内心汹涌的波涛，凝视着书桌之外更辽阔的霓虹夜色。在白纸上游动着的笔墨，穿过了时间和空间的大海，绽放出的是传统的心性美学的新芽。不论是书中对于人与自然之海的追问，还是对于身处于“人海”中人与自我、与社会的思考，都凝结着心性现实主义的追问与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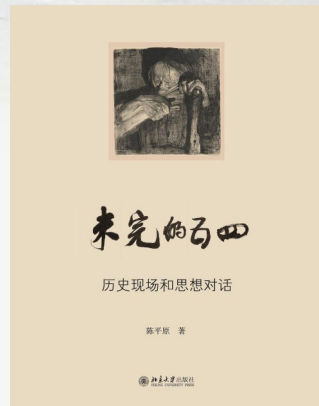
《海上书》不仅是一本记录作者所见所闻所感的散文集，更像是一层层沿着古人传统心性智慧盘旋而升的阶梯，虽未大量引经据典，但却处处隐含着古人心性智慧与哲思，发人深省。在快节奏的时代学会与自然之海为伴，在茫茫“人海”中不失自我，觅得安宁，是《海上书》带给我们最大的思想财富。



黄海书评

黄海数字出版社协办  
传统出版 游戏出版 有声读物  
设计策划 古旧书的数字化 版权代理

新书架



未完的五四

作者：陈平原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陈平原教授是当代主要的五四讲述者之一，他将自己的人生际遇和学术追求融入五四研究，不仅将五四视为中国20世纪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更将其看作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和学术话题。作为“五四研究”三书之一，本书偏向陈平原教授的“有我之学”，它并非立论严谨的史著，追求的是能够“具有某种内在精神力量”。本书共分五辑，并有附录。文章长短及体例不一，有论文，有随笔，也有答问，只是在将五四作为思想的磨刀石这一点上，取共同立场。答问部分夹杂个人阅历与感受，明显带有主观性。



晚春情话  
林白 × 李修文 × 张莉 × 笛安  
张怡微 × 老狼 × 颜峻  
第二届“加图小悦悦年度”百奖得主全新作品  
收录2023《收获》文学界中国最佳作品  
韩松落 著

晚春情话

作者：韩松落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韩松落最新中短篇小说集——《晚春情话》，他以独具西北大地特色的笔触，冷峻地观察、细腻地记录着属于自己的时代故事。

韩松落全新创作的六篇小说中，有“出走的李志亮”，突然之间悄无声息地离开熟悉的一切，走向无人知晓的荒野；有“南下逐梦乐坛的少年”，上世纪90年代的乐坛，背负时代流转、命运纠葛的功成名就；有“身陷在桎梏中迫切逃离的雷米杨”，也有他梦寐以求的美丽新世界，可谁知，眼前究竟是黄金岁月还是虚幻人间？

书斋夜话

## 怀想杜子美

倪涛

杜甫的诗，一首一首下来，那个拄着拐杖、蓬发无端的老者形象越来越清晰。我想象，他抱着将要典当的春衣凝眉疾行，一个不留神，一件春衣被草木挂到，他怔怔地扯着衣角。我听见，他的一大片词语掉进另一片光阴里，一个一个紧挨着坐在案上，等他用墨挑起，用以救赎那山一程水一程的江山。

他的诗中，多的是“老”“病”“孤”“舟”，还有“有无”与“生死”。他纵然写了些花花木木，那些花也不过是倚在孤舟旁的、飘零路上的一种歇脚。而草木，或者俨然于丞相祠堂，或者萧然于长江两岸。单就文字的景致，除了他个人的感情不说，让人愈发觉得飞鸟高旋、孤舟系野，天空那么阴翳，西风一起，他就再也没走出

秋天。

我总觉得他愁眉紧锁的时候多，却丝毫不影响他笑起来像个孩子一般可爱。我也总觉得他走起路来两肩担了过多的风雨，但丝毫不影响他得见故知时频频举杯的豪爽。有时候想，假如杜甫有幸被知遇，有幸生活在一个安稳的朝代，会是什么样子呢？

天地何其大，山川何其老，他一边居无定所，一边疾走奔呼。南山的菊开得再茂盛，也未肯将一腔志向托付于山水，是他不够超脱，还是性情过于执拗？眼见着夕阳西下，眼见着鬓角染霜，眼见着酒壶里满满的尘垢，眼见着密不透风的城楼秋风四起，他依旧在空间里哭，在空间里笑。

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我想让他从

高台上走下来。从此，他的孤舟和老病不再是他诗里的主旨，他的布衣不再似铁，娇儿不再恶卧，目光所到之处，忧伤都被抚平，尘埃都被花香洗净，他仰慕的李白也在想念着他。

他饮过了三江四海的水，行过了冷僻奇崛的人生，遗憾的是他的故国，没有多少人与他共鸣。有人说，唐朝对不起他。他在唐朝时，笔墨不显，人微言轻。一直到了宋朝，他才被有识之士从过往里认出，并引发千年以降的惊呼。

他胸中的万里江山，他纵横捭阖于胸中的气象，他的担当和道义，他的天地苍生的格局，高度无人能及。身前后，他都注定是个孤独的人。此刻，我品读着杜诗，怀想着杜子美，引以为值得膜拜的知音。